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清
代
名
媛
文
苑
三
文
匯

世界書局

王文濡編

清文匯

序例一卷姓氏目錄五卷

甲前集二十卷甲集六十卷

乙集七十卷丙集三十卷丁集二十卷

附清代名媛文苑三十卷

第三冊 甲集卷三十一至卷六十

世界書局

清文匯. 清代名媛文苑 / 王文濡編

--二版.--臺北市：

世界, 2010. 02 印刷

冊；公分（中國文化經典，文學叢書）

ISBN：978-957-06-0391-0（全套：平裝）

830.7

99003199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清文匯・清代名媛文苑 第三冊

713-
0278

著者／王文濡編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三二一—三八三四

傳真／（〇二）二三三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七月二版三刷

定價／台幣四七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據例言是書尙擬續編外集錄駢文再編閨集錄方外及名媛之作惜後皆未有成書本局將另刊正續國朝駢體正宗以代外集并以清代名媛文苑附刊於是書後以代閨集名媛部分（凡九十七家一百五十三篇）至方外之作則尙未見選本茲姑從闕

[illegible]

本高多令石上土松石變土而林多一以中道之宜女月宜其林間而巖以未

明俗名士者甚多顧其傍不精經濟者最爲薄載耳許岸上有銅梅而下無樣水居之者鮮規焉馬頰士下上賊李濟字拒閑於據掠少室南名御寒臺而誘殺少室僧道發於高左右家宅遂於同泰北焚得一二相連如環中無秘器表裏間拆合以坂門而貯淺水執二字號實無基也相傳賦於空中得銅盤一二實聞元天寶銅錢五枚而一貯淺水執之無物遂捨于石康熙四五年潁川戴蜀師經石居松陽府其六而移就之傍者一牖以當長松引小水到門設几闌遊逝二石甚屬奇中石旁六遺蜀師於少林後因遊于過室使徒其妻于諸水經注載潁上葛氏北有楚王墓城楚者楚也楚人謂墓爲楚而六字大家舊名公墓卽是陶冢也則意字名者爲楚或字本近家如今古有墓者其典抑亦有異於冢者而爲之名也經曰夫既名墓則因而藏墓何過焉乃命經楚墓柱爲詞曰

六乎吟春有石其堂冷冷乎吟戴遂之墓。

秦陽南宮公既已建祠於虎邱其明年開府宋公從學者之請復立兩公之公忠肅公祠於祠右蓋推所出也先是兩公之柩中丞湯公望主之公以負疑致謫傳羅成宣葬乃有出都而國臣宣州亂未達些公傳已返居吳中而其弟自元節即以黨人

卷三十一

五

甲集

難銘亡命於。章帝。志。聞歸而謀其兄。奉母來。因之授生徒。講學。書。之。死。而犯其弟。宜也。若。蕭。者。兄。從。然。故。家。人。也。不。出。城。郭。生。平。未。嘗。笑。然。且。前。朝。祖。典。既。賜。祠。祀。而。乃。復。恒。豆。於。此。吾。亦。疑。之。聞。蕭。祖。朝。當日。自。錄。下。詔。縱。歸。死。且。而。而。忠。蕭。以。城。亡。不。誦。聞。殉。難。者。十。餘。人。今。是。時。臺。父。交。言。蕭。自。錄。歸。命。喪。而。以。上。書。以。身。代。獄。復。兄。得。來。歸。丁。給。骸。骨。而。朝。墓。未。之。許。也。其。後。復。自。錄。以。杖。笈。分。無。遠。達。而。自。文。即。復。以。故。鄉。難。居。奉。母。居。此。夫。生。死。一。際。人。所。難。堪。况。門。羅。難。以。瘞。瘞。季。祗。之。身。復。植。就。道。而。家。之。血。肉。漂。漂。渾。渾。淪。淪。地。每。且。不。能。歸。一。省。德。猶。且。國。亡。君。喪。不。得。效。李。生。反。命。之。哭。埋。骨。成。所。推。其。情。豈。不。欲。自。邱。歟。自。認。微。聞。訃。以。迄。於。死。豈。不。念。我。即。自。文。豈。不。欲。偕。兄。歸。歟。不。得。已。而。天。不。得。已。而。不。可。以。歸。者。豈。可。以。祭。不。得。已。而。不。能。以。一。見。父。母。公。或。可。以。使。之。一。見。則。夫。常。祀。於。此。夫。亦。所以。慰。高。公。之。心。歟。且。夫。至。德。亦。繼。繼。來。人。第。知。而。公。大。師。職。職。在。天。而。不。知。志。蕭。足。以。啓。後。從。來。即。刻。之。祀。矣。塞。天。地。下。之。為。兩。而。上。之。為。日。以。與。凡。有。與。衆。皆。得。而。瞻。之。事。也。夫。忠。蕭。豈。家。之。人。哉。祀。於。蔡。氏。矣。豈。難。祀。於。天。下。可。也。唐。歷。二。十。四。年。殉。越。三。年。自。殺。之。仲。子。疏。所。載。事。而。屬。為。之。記。記。曰。公。諱。瀛。里。諡。忠。蕭。者。陽。人。以。崇。禎。十。六。年。清。師。破。城。死。是。年。登。萊。巡。撫。曹。允。龍。疏。於。輶。賸。左。禱。子。嗣。賜。祭。

葬賜祠。兩姜公公之子。一禮科給事中。塚一行人塚也。公尚有二子。幼者從公死。長者被創後亦死。乃爲詞曰。

教無差違達子原作詩云首血淫滲痛以爲難將死之衆大行臨地列名已列於
爲靈碑天地師司練處空州治捨厚土板衣難待大將魂歸馬歸路有弟奉母赴節二十餘
樂東衣殭身具成魂祀祀斯推所自爲公祠以敬矣并立義贖卹間深人思陳情爲薦
明風氣此世豈後來

何公濟周子厚民望之命已亡公濟手天子所不殺於天地之間而公濟之志如漆之下澤如狙者之降而如劣者之就食於棗林樾之人有不得意曰公能忘怨之國家兵刑留統錄故征兇馬牛非鼓之日治於其境曰公實能捍衛而保護之會公遣大族行去越田父穀本上信龍市肆女下機杼績者最編摘而邵府屬移兵振振蹂躞諸苗目會城沂江蘭金衝戈戟之賫皆撫得聞古四制復開外之治

卷三十一

六

斷義以權臣方用兵得做三代升兒服金革遺事而後辭之而不受也於是民愛益切謀臣公義愛益切貌公像而勒版其側夫為民師率無過守令願公親而守章故居高遠勝衛而擁旄唯神乎裁裁是時而從來未治治民則非兩漢以彼其時尺幾兵居轉輸足事故何難取為吏而於強之而苦之者嗟其勤

長者哉誠以吏親民親民故惠者多功而操切者寡譽也公治本不誠其愛民一如子與實利去吏割剝民情陰險則然無刻下斤斷有懷德者得自便緩一其引聲諄諄惟恐傷民意而丁甯告戒即弗得不遵違結其愛民如此此皇古之所稱長者非與夫公嘗愛民而民之愛之有何疑焉若其臨大事迂迴不迴其御雖驚震矣必振掣不少僅丁至會未得第故英賢館館雖置瑣瑣差差瑣瑣處必不容干以非命以意愛若此嚴毅若從世所傳勤果異典與蘭公雖微戰兵須盡招流離而卻建解因實公之緒事而非所記也按吾郡循吏自漢之末數千守勒緒多用民賦而我閩在黨以犯二公而分為我今得我公而自遠之當數千守勒緒多用民賦而我閩在黨以閩臣二十八人為典大郡宜無所不得於民而後還勒緒二人此諸得之依然則貞珉之永為寶矣公諱源漳浦人由建寧府別業入跡值臨關兵變還道京改為今官嘗謂公曰觀君免瘡痍去軀此忠孝兩全之道也今且驗其能得民因為之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大常鎮守內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君為嫌交陳君為之傳傳置也謂其行事可傳置也則傳置可也且曹君舊有聲其說如名惟和人能稱其以第一人舉於鄉成進士仕泉州司理僉兵糧二絕給諫道太常卿人皆能指和其仁於先和於閩門初仕於洪官而蹶於國家多故間人又數之道之然則何傳其傳其較事君之初仕以泉州司理福建漳州也潘故多寇君以泉州理理得望君也郡閭之僑生僑士雖強起應之然僑美且有法之者乃僑臣也他郡之顧而命謀失之僑生僑士雖強起應之然僑美且有法之者乃僑臣也他郡亦庶之當是時太宗伯黃公道周道鄉居講學坐山右復服部禮復以深衣章纁指諸所度諸儒生進其儒而環坐以聽或復後者格壇間業黃公深許之且贈言曰文治之有華實積養穀之有養養也豐實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言如此於是此漳之人怪之嗟感是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奉去及其父始無笑而竟笑以是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七 甲 集

僑臣不辭及其去漳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於是復有僑居民相與議事者謂泉州閩衛也非司理君不守於其樞司運統命皆從泉州或追曰司理君儒者講之山右也然不足當寬或乃因而限之且總言曰天下事是得數數倖者君返日坐廳事按諸卷有無知者悉逐諸講臺陰為排擠而寬且登序有來投者故疏其坊階乞之入入城裏如拋磚擲石簿書劇細故乃曰嗚此易與耳於是歐指縱浙閩諸氏之內應有數伙馬將來而舉以入君乃令執者相伺之得是歲閩人令假為賊賊甲所急召諸坊民及僕者曰甲所應有賊也相隨偵之返曰無所知今賊已所復曰乙所賊當獲衆皆受項之則殺而獲者立反下於是皆相視不知所助以為司理君儒者言事且而君次日召各諸眾曰賊今日當敗可擒矣盡舉我出城則眾皆伏曰諾如公言夜半賊營縛其妻泉州州判則凡閩海間知與不知以為司理君儒者講之山右也然能賊預獲其妻賊假為鬼神者有物像不能預人禍福事幸而於是成服之曰司理君神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七

甲 集

州尤甚人無敢任其地者是故當之而君之任閒最久君嘗曰冠澤者劉琨冠是州者林瓚元也更有傳不得其名字

沈七傳

沈七名爲猛虎子先生居常儒墨其兄七世連舉於鄉士而好聚期大用崇祀已卯補諸生以國祿不得用乃棄舉子相視書於詩古文辭富是時浙上軍大起承興以所爲畫議上爲嘆自備戍十常爲相視書於詩古文辭富是時浙上軍大起承或有以爲而視諸所爲不遂又不善用奇詭素不復解諸書浪林閑遊間過讀十三經諸子暨兵行陰陽家書以達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築五十

一仲杖城東毛錢市東橋包二先翁與七爲四友時七念錢幾過近漁樵七得之待而哭而祭五十一遊之墟相去五十里即欲取道位之墟中道而高隱麻中七楮鈕

和捐其首長數曰古有云明朝惡骨而予也飽點然矣而不知其瘦也既而鄉中不可復復他常需墨墨老力請棄舉發生平所好書聚一樓嘗讀二十史以板朽不能復購他本乃手書其板自朝迄夜滿十餘帙不衰而七不以爲苦以板朽不能復購他本乃手書其板自朝迄夜滿十餘帙不衰而七不以爲苦以板朽不能

嘔血發齒碎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七困厄不平不得已積鬱爲疔逆妄上行也無大旋院復數口如拉來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八

甲

集

曰嗟乎是病鬱也治胡月當愈七素恃己精力無厭理遂傾信之喜遇諸數輩服信之遂至然於是時鬱者十數輩皆發其偏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中其母哭曰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掌覆視之亦曰不死也時年二十七七貌清澤兩手公員不燥性極口好爲戲蘇尤喜觀劇人戲作笑舞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出一文必傳誦鄉里而七故極之不以疾及病甚或詢者甚大恣以爲預已死也又死而愛之者以七爲才不得用抑鬱於情其不粹積其爲文刻傷於世而其母又死在坐曰其遺書也乃刻其遺書於詩若干首因遺七病時作雜詩達其意而七時來哭甚在終其甚慨然曰七之數將皆老絕以非生人時聞之不以爲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幾幾推七命嘗告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疑其就歸爲家其說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數曰嗟乎人生有能胡而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有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5

輪社印

貞烈實錄人傳

釣安春在山東濟南郊外為天下奇觀其遊而見之者無不吐稱稱其心向往之矣而未得親觀其勝甲子歲余適過齊魯關中大丞侍啟發招余欲即偕遊以安泉有三穴中間相去不數十步其水自三穴中湧出各高二三丈忽起躍突如三柱鼎立並勢高而不肯相下噴珠飛沫又如水雪錯雜自相聞擊噴水之動挺一至此幾大水暴物也之則全圓之則圓摺之則圓摺之則散濺環之則為池海決之則為川流仰手掬握無不如意即深如長江險如黃河為人多言春泉有加焉然不過因風鼓浪觸石生濤故魚龍諸怪物以自雄耳假使無風石之際無龍與龍諸怪物以助其勢其為平流直瀉春泉與眾水無異也嘗有獨起亭上資侍春泉若與山峯競其高下如釣安者哉嗚呼世有識其為浩然之氣更當何如而一遇君國大統流而命為人春無不有性有情有識其為浩然之氣更當何如而一遇君國大統流而忍不決生死一進退即披靡逐逐順流往而不還當不若泉之介然自足足以厲廉恥而砥節行也豈不哀哉嗚呼同一水耳誰謂使之然耶蓋潤下之在水不樂廢故以至柔之聲而發為至勇之概以自見其春即水亦有不平於中而於氣逆欲排空直上勢不可遏如則卿悲歌漸離擊柱壯士髮衝冠時耶泉之上有呂祖閣亭中題詩屬對後先唱和者不一人余今與敬庵相對不能無感於泉泉矣故記之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三

甲 國朝文匯社印

遊九華記

江上望九華如出水青蓮在龍噴反視則盆中花也過其下如長城列戟環然寒又如鳥群之狀隨風而靡陟其巔則鏡者為谷四者為門有作獅虎有作佛像有龍百出而皆無所因依江水若浮之也九華之山有數十重每入一重則溪水路野五溪之相出而通於一橋樓上與九華相對然正面非華山也華乃從傍而側出其色與他山就如金屏結構之中有數姬微雲輕騎倚在朝霞夜月當如何作客龍軍由此入山經一橋則一溪而今人所湛止化城寺即寺云平地十有里有星而迎之巔高一日程也化城關氏故居僧金地脈卓錫於此後捨錫為茶文其說者不備地脈而佛地藏以采四方進香之人而僧為祖像佛境為飛翠殿製為四洲水頂為清池春遊至此與味漸殊近有九華寺可望不可登之語夫金不食眾品中東門頂而底腹猶有此山意但視華巔則在雲表亦不知其隔幾幾溪也嶺直則無險隘湖此一片地而稱故物隔於溪則上華山就上山又不知其隔幾幾溪也嶺直則無險隘湖小石而上過大石則繞溪漸斷而稍下然下不能敵上三之一溪盡而嶺始有橫春嶺蓋則江始橫矣嶺多古松生石隙或僅或無江上視之如花顏也嶺上以天畫峯為最奇其下有古史越嶺數里始到僧曰古仔境邑清絕夜中始聞鐘聲梵梵真

線一切垢濁而入寂樂國矣次日經雲峯堂出龍嘴之有陽新大次日始達江上江上復望九華也山人曰九華有太白祠祠在化城寺地亦甚高余意宜在天臺青蓮世不少入實知九華非以太白顯哉

遊太湖登洞庭西山記

太湖巨浸也東西洞庭具區也山在水中自景斯斯心景斯斯別從瞻處望三吳數百里不能通形或行曲線咫尺成迷國不知此身之處浮矣其地多產果如梨花西山角村武松杏山蘇梅與梅樹兩山俱有之村落上隱見無聞也開當過松陵望湖中七十二景神氣為之飛揚况涉其流而摩其巔者乎廣富春之姑蘇黃子靜御選余看梅由胥門渡湖西行二十五里至木瀨登靈巖山此吳王館娃之館其勝在望太湖復八里至胥口臺下有伍相祠祠從祠下過是日天無風湖平如鏡下上遠近洞澈見底自胥口行四十里始抵東山黃子謂山中梅花未盛余問周知之黃子曰花開則有氣浮水上數里與梓相拂云隨即停岸訪許山人登其閣閣甚高風有露氣露凝簷櫺之如飛翼簷為東山最高處與閣相距五里皆巖然平地地畫即山初從湖中舟左右顧瞻皆水至此則與水皆登高而望不見若入山已甚深每境為一變矣下樓數里入曹塘與吳楚峯相連時於每橋木照燈梅花為益者十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四

甲 國朝文匯社印

之五故欲文敬者十之三開而成者不過一二分其地多重周小湖古松修竹曲折十餘里與湖皆不遠而望不見是為有湖水在林際自崇射人見之不覺臨眺為甚路宿閣上次日渡西山舟移十五里抵林屋洞山頂洞多奇石可踞坐坐臨湖望之如江流盡下日渡西山舟移十五里抵林屋洞山頂洞多奇石可踞坐坐臨湖望之時已暮湖水秋風聲以驅人愈遂登基行於重林幽谷之中風至頻聞暗香度之必梅花也投寺即就寢明旦登小樓樓之四面皆山而出寺之前後以此山內多湖壑有梅樹自開自落山外則若異世其與湖水相隔又不知幾重矣山左有毛公壇之臨梅林界之余以為入山深去湖遠而湖水復遠見一痕於山外乃出山登地至石公而泊石公臺旁一石如老人而似僕故各呼其名其即應然猶遠則應近反不應有石壁高廣俱數十仞壁之下有石如露臺可坐而酌倚壁臨流亭午見日色於斯為樂其為水所容空翠刻削風灑之振也如可坐而酌倚壁臨流亭午見日色於斯有三以其遙遠寬舒令人盤桓其下而不服也曰可盤桓其形如初月且能受月最早也曰明月灣灣愈深其中若則以湖水自為一區也曰銷夏灣即吳王向所從避暑在大抵由石公至銷夏不能五里以灣而為十五里灣皆度山之陽極也蘇聯柳正綠桃亦半吐梅與之亂香氣浮水上而果與梓相拂也每遇水中山為礙為

五浮最迎落日在五浮之間抱石為出漫觀之甚適五浮始入銷夏灣既入則厥山在水之西而五浮及居西矣是時正當綠柳垂下而可盤明月為之表也夜宿於舟大面兩以在灣中無處明早復露遂登綠柳臺平地一里皆梅花上山者五里皆可望梅也及頂但見白色模糊無際不辨其為湖水也白雲也而為梅花也綠柳臺之臺不特於西山而湖中之七十二翠生非以東山馬跡及西山為三大者耶予望東與莫麓對而莫麓以東之靈巖諸山不能敵西北與馬跡對而馬跡以西之蒼弁北之陽羨諸山不能敵則其餘可枚舉無遺矣下山擊復宿舟中越旦自銷夏灣逆風渡東山之長圻至從山船行不能直指東山但與水中之三山相對若欲登三山者須先過三山始抵長圻梅已稍落在地薄暮大風而俄變為雷雨當即他余急從須上觀惟懸巖松松併湖道之不受日者而已然梅花亦猶是大有生色不至安頓如昨日也復汎舟湖上望西山雪亦漸淡最遠而蒼弁則隱隱云蒼弁也數里至河沙尋古梅樹已不復存乃山行十里至興福寺其梅為東山最勝香氣親人大為快心次日登莫麓翠峯以隋將軍墓得石其高讀於綠柳三之一望吳荆諸山則浮屠草木鬱鬱可辨但望西山則如西山之望蒼弁升晉陵諸山也仍至青口有光福諸山梅最盛亦俱可望湖水以梅落遂不登是時與黃子別即返寓以年來第一勝遊逆記之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五

甲 國朝文匯社印

安靜子濟南詩序

廐 壇

前余在都門與諸城李十清清寓同巷官閑地僻步趾往來高談闊論畫則移晷夜或滿三四下不休也一夕偶及生平知遇李十歲稱周樹園先生不惟詩文典則當代第一更好談諧人物迭述所至汲汲延訪常若不及士能一藝相援垂視所急周旋滿意此殆鄭當時李北海一流非尋常離殿所可比論也其於青州所深賞者唯李十及李象先也安靜子三人李十常稱象先之時靜子之詩皆足於鎮視海內不愧古人時象先已先頤養田園不可得見惟時想見靜子為人之比於都門六年其其一來卒不可得已且春余左調解官旋里今歲春復入都李十見余言靜子無恙胡君甲已遷提督鎮遠今庶常嘗實者是余深為靜子喜然而靜子不知也已復歸於山左行瀟瀟水眺望泰岱畢不注諸山補天賦日煙雲萬狀徘徊釣雲泉峭湖諸水之上時已仲秋木葉脫脫清風爽爽左右無可共語者獨往獨來弗樂也既乃得鍾子聖與風流儒雅談論頗洽偶言安靜子亦在此余喜極留駕過觀手如故交從此登高則趾趾相踞臨水則影相相投此唱彼和一時山川頓為生色乃靜子之來意有所處而所遇落逸亦與余相相除余與鍾聖與外更無與談及文字者嗟嗟安得不令人思懷園先生也靜子將東歸出濟南道作如于首余序大要其詩一如李十所稱而不屑拾宋元餘瀝希合聲氣以求合於今之所云作者余尤壯之序成余馬首亦北矣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十六

甲 國朝文匯社印

半山園初集敘

感鳳芝草以為用不如危之與稗然得之卷輒稱上瑞紀其年月垂之史冊蓋天地靈秀所鍾自不同於常利凡九卷葉影零也惟文章之傳世亦然文章雖佳施之日用錄為無補而人顧誦之稱之無翼而飛無脛而走怱怱不能阻却人不能焚其文傳而其人其文其傳焉然則人亦貴能文而已不在遇與不遇也古來名公巨卿以文章名家者不可勝數然其貴祿有及足以自傳者即不論若一介寒士如唐之羅隱明之徐渭清之徐場處困頓顛蹶幾無以自立於世其抑鬱無神之氣間發於詩文而人復復拾拾散紙坐為識訕排之禍之甚且欲殺之以為快而其中必有一人焉如錢鏐胡宗憲者識其尤賞其抑鬱愛惜憐護然其中傷而其人其文不賴之以傳此為黎所以有感於先達之士也吾友金陵王子益也天資卓朗博極羣書詩古文辭其詩婉摯其詞不落繁瑣又亦峭厲挺動卓然成一家言性簡易苦勦不苟悅人意流落不偶客宛陵數年客溧上數年客含虛邱暨過河者又數年雖到處自有逢迎而排擯之者正復不少故所居輒不能入而一子於微名亦以落拓去詩文

永康刺史邊公傳

卷三十一

十七

國政

輪社

今

集

同姓余諸

其家

戲見

學于天道為何如哉

霞城胡公墓志銘

情

三十年。官路漂泊數

問何如雲雲謂天曰過之貴客繼至咸謂行與戲躍躍進起拉僧去皆人謂麻石實勝天台余不至天台不能定其優劣也此米靈驗歟此言寧不虛云靈巖有寺僧久矣而蒼峯益顯路至茨園知天地自然之奇非今之所能出精一語哉及掩扉已耳寺蒼峯石屏峯高插天左有寺曰使君谷右有天柱高聳奇峯天柱後更有五女峯兩峯之間別有小峯上十人呼為僧拜石廟僧皆山僧寺柱礎上題數語稱為各賦一詩贈之尋由石屏後小嶺上盤折行十步至龍真洞龍真水出為洞視石梁更陡而險俗靈峯猶未至峯兩峯在其下洞之勝至靈峯而止峯之勝至靈巖而止瀑布之勝至大龍湫而止是日起大荆伐行四十餘里日哺至馬鞍嶺賊賊辭去余乃蹇蹇從步行至嶺上望觀音諸峯既度嶺念命駕將投羅漢寺宿未至寺六七里寺僧來迎指路旁谷曰從此入為大龍湫明日可一住也余念明日至龍湫則當宿寺中卻行十餘里復復其費遂即步入谷緣洞行水聲淅淅遂見一峯突出屹峙其端即龍爪峯矣南行入里餘僅始入洞視石巖高數十丈下臨絕谷谷中皆磊砢大石龍蛇千尺從巖頂飛溜空中散盡如雨視石巖石噴沫作雲時絕谷中皆磊砢水勢頗緩有頃忽大至橫流倒瀾如決潰川豈山靈有知耶山嵐鬱鬱驟吹雨過時潭從者皆走過余僧數人直至巖下諦視則巖端出石腳反數十丈故水直下如足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甲

集

統立木宅巖巖已盡湫客皆大為水聲所掩不聞也谷中多石崑崙者水石相擊可交距那庵瑞院舊僧僅存遺址而已先是靈巖寺草峯下亦有龍湫湫深僅長三百尺故特有大小小之別坐龍湫上不覺日曉適寺僧來若視至余訝其速則曰龍湫出上里許谷中有小嶺其峯即今夜山也過此便可直達僧廨下不必出谷行矣日暮適逢寒爭寺廟僧使余無以難以遂相與戲為揚僧為鬪適逢燦而上初不知僧之銳至嶺前俯視則削若堵牆寺中炊煙一縷從巖脚出寺後樹百尺皆皆騰騰而立微茫有小徑可下則松葉蓬穢不可辨遂見寺僧直下如解平地始始稍稍壯然再一措足惘然如履春冰攀附危巖巖巖離而下半皆無盡蓋天下雪每失於不及持而成為一大段駛車馬而遠絕絕則舟復無所長也世路險巇時時如此知此嶺當無恙顧觀其四面皆高山巖生望東上僅見石栢徐向僧廨問何處不如此也但云相傳靈巖巖頂有大湖雁過而常常棲止其中故名雁石水流出谷為大龍湫蓋不可不至矣晨起就路破崖生出足踏巖巖枝枝有履二里許至龍仁寺寺久廢大鐘數百斛置林莽中是宋時物也又西行為丹方嶺其高約尺四十九盤而下山勢始開拓大小大谷山在溪口靈巖以為龍巖東谷自靈巖以西為龍巖西谷能仁寺丹方谷則西外谷也龍巖山止此崇清縣也龍巖山有十谷八洞三十巖峯之

得名者一百有二道所得十僅四五幾客以未能悉至多快快者嗟乎天下大矣名山廣深冥天地之靈天神鬼鬼與幽幻機何所不有此十份一洞三十巖一百有二客者亦人達所可到故得而寺之名之耳若夫丹崖千臺白雲萬頃其中安知無史勝焉大至芙蓉峯之洞龍推之水有唐書牘此不能得之者蓋幾人遂能盡之於今耶夫至人不膠物與世相推後者庸此是也亦可將則遊可去則去必將實跡日案政事書寫經險以求盡茲山之勝則家情適世者之為亦非士君子之所尚也是日過峽峽及大小白沙三峯皆傍海行蓋浙東諸山如括蒼天台四明雁蕩皆橫立十里安詳教郡其支山奔騰延蔓皆資畫海而上千復生大白沙望潮初至將獨在數十里外險急巖崖下澎湃激盪金石俱動天風吹衣霓旛蕭蕭然相顧驚奇絕俟昨日登大荆面山不知視此更書孰優劣也晚次樂清縣薄暮行寺之走官道者已先刻至矣丙日云

石汀子詩序

陳維松

石汀子姓奇人奇詩益奇其死亦甚奇石汀子姓曾名佩字無缺江南宣城營村人庚辰石汀歸余家授余仲書是年余十六聯雅好弄開則從里兒為戲竟自打彈暮格五賭跳諸雜戲余雖未執師石汀石汀顧以師自負每見余戲數目驚至頭顱盡赤然余是時又已編為小詩石汀偶見之大以為工提余所為詩笑去後五年為甲申余相涉世事益日夜發憤為詩曾與石汀一再相見石城五騎其所為詩讀已哭既笑曰已矣今世誰知我兩人者別去又數年石汀竟死其死也以詩故死於癡癡夫石汀生平頗兀兀與世率齟齬性又褻隱意所不合掉頭去喃喃罵不止終日拍胸罵詈信曲發身作為詩如健拳擊物而驚罵掛人也如項王戰戲下唱鳴叱咤金鐵皆鳴也還還然又如蜀人之寒起而寒婦之夜哭也其才如象犀珠玉丹砂翠羽瑰奇紙脫絕可貴蓋而天不憐其愛惜之而使其流離不得志以死石汀又不自愛惜其才無所避忌詩散布什澤漫騰聲聞都不自收拾人復不甚愛惜石汀死之日曾以詩託其友某而某者庸庸人或則以其詩投置閣中於是石汀竟死石汀死而詩之存者僅數十首嗟乎可惜也然而石汀傳知石汀長身瘦癯結髮面窄而微駭者短情形如方靈己丑正月石汀子詩起在獄中快史記一編日復讀若無人者獲獄因相顧曰因何得讀書石汀然且書益疾讀不止前經云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三

國朝文匯

登陽遺音序

登陽遺音者知州戴李本所集也和州蓋古登陽郡云書必屬其友且與陳蘇為序雖曰子之撰夫書也何為哉戴子曰夫古之君子於其室虛墳墳不能自忘厚惻恒之懷於其所居山川人物與俗土風災祥氣稔穰之數草木皆有流連不能已之故而況天時變於上人事運於下感哀興廢之運作於其間有能離言者夫余登陽人也安能忘情於登陽哉顧身隱既已少暇發憤而誦前馬非違華者事也無已則有古人之言在某某某古人所憑而中某某某某某古人所游嬉而歌也某某事某某古人所謹而誌也皆從而會之擇其言尤別雅者而悲感之聞不怨而不言不傷是則余之志也夫雖松曰打是哉子之為是書也雖然戴子先府君敬夫先知文董氣節操於內今戴子第弟又俱肥遯農夫達以此終老其意僅以文章重即言文章亦宜如古重稱相贈人自成一書要之金石弗難若何身既不用又不允行其言徒指吾人之遺書以傳其誠悲感之旨曲盡弗難若何身既不用又不允行之志其可悲也已吾聞登陽一大都會也橫江富利南北必爭蓋往往為豪傑北號

間用兵處又聞崇禎己亥十二月流賊破江北登陽之忠臣李于最大烈燬膏肓原野伏尸枕藉春不下數十萬人敬夫先生曾以馬墓甲留都大司馬門司馬登老翁士卒五百人往無一入危者迄今門外有五百人家云後之覽者觀其城郭之煥然以發山水之麗然以時代之武興而或亡蓋并憲既已死地臺既已平即有父老已無能言其事者有是書也將慨然而生感矣

王阮亭詩集序

昔者孟子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所謂詩亡何職記者曰王室既東文武遺缺一時懷文善辭之匠士類不能雜容恬怡以恰其君王蓋故烈之教多而變風變雅出真詩之所以亡也也各以為不世孟子所謂詩亡非作詩有亡而作詩之教先亡也蓋其教先亡而後詩之教也則雖萬草萬木天保所謂亡詩已平王以優其民流而多思悲感慘傷而不踰乎禮身雖告長平曲成景電之情未嘗一日離乎懷也則猶未嘗一日離乎詩教也板蕩之世乃重傷之矣山川崩潰雲集電配天之業不祀而明堂之位急諸君子謂此其世可以史而不可以詩矣童侯倚相左邱明諸龍能其才非遽遜于兩宮之征父草莽之成婦也諸般而悼歎之亦風人之致也惟是身輕長和忍視為越人足關焉而政教未湮難託於春人之助相不得已而以編年紀事之體浸其出入雅之才而詩于是遂亡詩之亡也國家之不幸也貞臣頑士之所不敢出也勝國歲時樹影形有雅頌之遺風五六十年以來先民之比典靈矣幻渺者詞既難於商南而冗者聲直中太弊疎淫生浪歌謠之而不成聲夫青絲白馬之禍豈侯景任約諸人為之乎抑王侯復信之徒兆之矣新破王阮亭先生性情素淡被服典其為詩雅而溫而平雅而雅而多雅雅其義有冲融懿然如在性情樞機之時其合閨君子欲觀世故先審士風故大夫作賦公子觀樂厥後所擊盡其慎之今值 國家改五之即即祀燕然次第舉行飲食男如各吉其欲識者以為風俗醇厚旦夕可致而一二士女尚晏家室之未曉聞衣食之不給焉阮亭先生既振興詩教於上而從風變雅之音漸以不作讀是集也為我告來風者曰旁若指父老天下且太平詩其先告我矣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一

三

國朝文匯

李廷公詩序

如皋李生廷公經年不與賓客相見則以家難故恆獨好為詩陳生再至如來讀書集廷公生學而李生亦無家久依其舅氏以故兩人朝夕得相見相見則論詩顧李生詩益工李生既以名家子一旦門戶情變姓名為當世所嫌不肯錄之齒牙間其尊甫先生人被繫石城情理危迫宗族毀敗至欲求為馬醫牙而不可得說